来自我们的小康生活 百家话小康

家乡变近

俞亮鑫

沪苏通铁路7月1日开通了，从上海火车站出发，仅过了短短51分钟，“七溪流水皆入海，十里青山半入城”，江南古城常熟到了！

高铁时代的快捷便利，使我想起了少儿时代回常熟故乡看望祖母的旅途艰辛和时间之长。上海至常熟不足100公里，但数十年前要去一趟，还真不那么容易，可用起早摸黑来形容。

当年的上海火车站，如今被人们称之为“老北站”。1987年“老北站”停用前，去北京、南京、杭州、广州等各地的火车均在此出发。而去常熟要坐长途汽车，汽车站就在“老北站”铁轨的北端——虬江路上。遇上火车通过，铁轨常会放下栏杆，赶长途车的只能耐心等待。

回一趟家乡常熟，天不亮三四点钟就起床了。然后，急急地赶往虬江路去等车。如果遇上春运，长途车上站满了人，甚至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行李和包裹都只能放在车顶上，用巨大网兜紧紧罩住，像驮上了一座高高的小山。

那时，沪虞公路没铺上柏油，汽车颠簸在沙石路上，总要卷起一路飞扬的尘土。车顶上的网兜晃荡不停，真要担心行李是否会被震落下来。

路况让长途车开得很慢，路过太仓，还要休息一刻钟，汽车加油，大家方便。下午一点前，一定要赶到常熟支塘站，以便去码头换一张到东张镇的轮船。坐船两小时后，沿乡间土道，步行要12里，再赶回离长江岸边的老家。如果遇上冬天，回到俞家宅已是天黑点灯的时刻。记得上中学放暑假，我还扛过30斤大米及背包走了一路，累得腰酸背痛。

那时，坐在长江岸边，江面茫茫一片，唯有白帆点点，一眼望不到边。只有晴空万里，才能望见北岸南通隐隐约约有一座狼山。但它在我的眼中，已是一片遥不可及的天地。坐船过江，当天还回不来。如今高铁开通，跨越长江只是一瞬间。

最难忘的一次回家乡是一个春节，我刚告别中学校园参加工作不久，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兴致勃勃地骑车回乡。也许是想躲避长途车程的拥堵，也许是为了便于乡间通行，我竟随父亲一起踩车回常熟。

去的路上，正好遇上了寒潮来袭，西北风劲吹，风刮在脸上冷得发痛。逆风而行，爬坡上桥，非要咬紧牙关、憋足全力才能过去。但江南水乡就是河多桥多，这一路，竟踩了七八个小时。城里人平时缺乏锻炼，等骑车回到了常熟老家，屁股早已发痛，双腿早已无力，浑身汗流浃背，累得连话都说不动了。吃了晚饭，倒头就睡。

没想到的是，一周后，要赶回去上班，我一人骑车回上海的路程就更为艰难了。天气转暖，风向变了。当地农谚说：“东南风，雨太公”。老天飘下雨来，让路又滑又烂；更让人一筹莫展的是，前几天下雪冰冻的路化开了，乡间土路泥泞不堪。烂泥堵住了自行车的前后挡泥板，犹如在前后轮子各上了一道刹车，根本无法骑行。我一脚高一脚低地艰难行走，甚至连推车都变得十分困难，最后只得气喘吁吁地扛在肩上。因行李分量都压在车的后座，致使车身失去了平衡，前车轮高高竖起，泥土又不时掉下，夹杂着雨水落在身上头上，让我变成了一只“泥猴”。我从俞家宅把车扛到最近的公路，至少走了二三十里地，简直一身泥水一身汗，狼狈不堪。此刻，脑海里不断用背诵当年流行的名句来鼓励自己：“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在那个年代的词典里，没有“退缩”二字。

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回常熟的路变得越来越便捷，那种艰难感渐渐远去。如今，开车回乡，全程高速，只需1个半小时。新的沪苏通铁路开通，更提速至51分钟。上海去长江对岸南通，也就1小时6分钟。路途变快变短了。火车飞驰过大江，长三角再添“新干线”，这画面真让人为之赞叹：“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

赵丽宏的收藏与写作

朱效来

走进作家赵丽宏的书房，两幅娟秀、清丽的书法作品引起我的关注，一幅是周慧珺老师书写的老子《道德经》，另外一幅是沈从文摘录的李商隐五绝、七绝和五言古诗共八首诗，横批——玉溪生诗。

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从这两幅字展开，早些年颇有书画造诣的书画家曹辛之，把沈从文在一批清宫御用彩色蜡笔上书写的章草裱成长卷，见丽宏爱不释手，倾心无比，便大度地借给丽宏从北京带回上海欣赏，次年当丽宏去北京把这幅长卷完璧归赵于曹先生时，他哑然一笑：“我还以为你不想还给我了呢。”言毕，拿出珍藏的沈从文全部书法，让丽宏挑选，丽宏一眼就看中了这幅《玉溪生诗》。这是一张一米多长的横批，书写的是每字二厘米见方的小字，也是1976年沈从文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书写的书法，他在署名和边款上这样写道“试一手金千帖千字文法书李商隐诗，华呆求宕，反拘束书法内，不能达诗中佳处，只是当不俗气而已”。沈从文的字文雅内敛，不张狂、不浮躁，中国文字的优雅和奇妙在这幅字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从此，丽宏便将这幅悬挂在他书房电脑的正前上方，遇到文思枯竭、生涩、疲劳时，抬头仰望沈从文的字，便会神清气爽，文思泉涌……

丽宏收藏周慧珺的书法作品，颇有戏剧性。早年，两人都住在北京路上，随着交往的频繁，了解深入，丽宏挥笔写下了报告文学《心画》叙述了周慧珺不平凡的人生，而悬挂在丽宏书房里的周慧珺书法，空灵潇洒、飘逸俊媚，漂亮的楷书记录了老子的名言：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曲，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老子这段饱蕴智慧与哲理的话，丽宏非常欣赏，每天看看，过目不忘，烂熟于心。

著名画家黄永玉赠送给丽宏的是一幅骏马，题记为——忆昔当年草上飞。马儿的四蹄舒展、奔放，令人想起当年倒提青龙偃月刀的关云长，封金挂印，过五关斩六将驾乘着那匹赤兔驰骋疆场。黄老为丽宏画这幅画时已是高龄了，丽宏说，黄老是一位十分有个性的画家，同时他又是在文学领域很有建树的作家。黄老豁达的胸怀和人生智慧，正体现他在绘画和文学两个领域成果丰硕，他的名言“认认真真地做一种事业，然后凭自己的兴趣，读世上一切有趣的书”，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海派书画巨匠，上海画院原院长程十发先生赠送给丽宏的是一幅我们经常见到的少数民族年轻姑娘的仕女图，无论是谁，只要一见到这类题材就知道是程老的独创。而那头颇有意思的鹿让我联想到一匹活泼欢快的小鹿，奔跑在无尽的草原上。看了这幅画，我多次前往虹桥路伊犁路口的程十发纪念馆，观摩程老的精品，再与丽宏交流观摩程老画后的感悟，丽宏说：“绘画艺术是人类历史的记忆碎片，也是人类文明历程的高度浓缩。”从艺术角度来说，其代表了金字塔上的审美高度，从历史角度而言，不可复制，艺术价值不可估量，而程老的书画作品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承上启下的见证。一张白纸，可以书写最佳最精的文字，也可以绘最美最好的图画。琴、棋、书、画从来就是互为关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补充，融会贯通。五十年来，丽宏是用文字来绘画，绘眼中所见，心中所思，梦中所想，读他的散文，有时会觉得正在浏览一幅中国传统的精妙山水画，高山流水觅知音……年轻时的丽宏如果把精力、兴趣放在绘画艺术上，当今画坛或许会多一个画家。早年，程十发大师就对当年丽宏画在农民灶壁上的画，大加称赞：“画得好！”

上面表述的只是丽宏的一部分收藏，从大师的画作中，领略大自然的奇妙风光，从中激发诗情画意，寻觅灵感与才思，“搜尽奇峰打草稿”。写作之余，他欣赏字画，画画写字，是调剂，是放松，是娱乐，是余兴，更是对用文字描述精神世界的一种形象补充吧。这正是丽宏这么多年来精心收藏字画，对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益处所在。

收音机的奥秘 (剪纸)李建国

少年记忆里的粽子

李动

少年时代，特别期盼着过端午节包粽子和吃粽子。记得读小学时，每逢端午节，奶奶给我角票，让我到苏州河边停泊的船上买粽叶。买回粽叶后，她开始用两个大脸盆浸泡糯米和粽叶、马莲。几个小时后，干巴的糯米变得晶莹剔透，粽叶也有了水润的感觉。奶奶坐在小凳上，手里摆放好粽叶弯成漏斗形，用调羹把糯米盛到粽叶里，放上几颗红枣，压实，细细的流水从粽叶里流淌出来。她那布满青筋的手灵活地把粽叶左折右弯，糯米被包裹得严严实实，随后从嘴里抽出一根马莲，绕着粽子紧缠几圈，一只三角形的粽子变戏法似的做好了，翠绿的小三角，像一件工艺品，精致美丽。

包完一大堆粽子，见缝插针般地放入大锅，加满水，开始煮粽子。我早早候在厨房里不停地掀盖，急等着尝鲜。于是，就弯着腰，特别卖力地挥扇子，把煤炉里的火生得旺旺的。粽叶和糯米的清香慢慢地飘散出来，弥漫了整个厨房。粽子刚一开锅，我便猴急地捞出一个，烫得把粽子当皮球扔上扔下。

1967年端午节那几个粽子，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这年端午前夕，父亲被打成了走资派，这年奶奶也没心情包粽子。

翌日傍晚，我趴在窗台上，羡慕地望着小伙伴们在小巷里玩耍，见路灯下的小伙伴手里拿着粽子“狼吞虎咽”，我默默地咽着口水，心里好生羡慕。

突然，门外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一下，两下……我们好害怕，家里已好久没人串门了。奶奶迈着小脚摇摇晃晃地向门口走去，警觉地问：“谁？”“我是晓明。”尽管声音很轻从门缝轻轻钻进来，但那熟悉的口音，一听便知是6号底楼的吴晓明，悬在心上的沉石才坠地。

奶奶打开门，见她递给祖母一箩筐粽子，悄声说：“舅妈让我送来的。”说罢便消失在漆黑的楼道里。奶奶迈着小脚回到屋里时，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粽子狼吞虎咽起来，白嫩嫩的糯米，还热呼呼的，里面的肉馅特别鲜美，那么有味！吃完后舔干净粽叶上的糯米，吮着大拇指，真不过瘾，又拿起另一只吃了起来。

我拿着剥开的粽子，问道：“奶奶，你咬一口，真好吃。”她呆呆地坐在床边，不停地抽烟，游动的星火一闪一闪。奶奶摇摇头：“不吃。”说罢，两颗泪珠涌了出来，在月光下亮闪闪的。我从未见奶奶流泪，吓得放下粽子，不敢出声。奶奶嘴角挪动了一下，喃喃地说：“你吃吧。”我不知怎的见大人伤心，也哭了起来，边咀嚼边流泪，清香的糯米合着苦涩的泪水咽到肚里。

淡淡的月光泻在淡窗帘上，斑驳的叶影在淡蓝色的窗帘上描着静默的影子。忽然觉得那窗帘上的叶影颇似有棱有角的粽子，倏忽又觉得更似山东老乡吴家舅妈那双粽子似的小脚。

每年都过端午节，也吃过各种各样鲜美的粽子，但是1967年的粽子给我的印象最深刻。这不仅仅是几个鲜美的粽子，而是品尝到了人间的善良和温馨。

养猪有学问

稼穑

黑猪、白猪、本土猪、外来杂交猪，哪块猪肉更好吃，这是吃肉的人们常常关心的问题。中国地域广阔，猪的品种也非常多，全世界有600多个猪的品种，中国就有1/3。瘦肉多肉质好，是外来杂交猪的优势；肥肉多口感好，是本土猪的特点。上海的养猪专家王龙钦在饲养与饲料上不断地摸索对比，经过多年的试验形成了自己的配方。

只有好的原料才能加工成好的饲料，在养猪饲料中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实行无抗生素养殖。为了让生猪提高免疫力，改善猪肉的风味，他在饲料配方中加了一些中草药。当问到为什么要加中草药时，他说这是他传统的经验和外来技术的结合。他是兽医出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猪得了毛病就用中草药治疗，野猪健壮，免疫力强也是因为生长在野外吃了百草。他在外资企业工作时与日本、欧洲的专家在饲养技术和配方饲料方面有了很多的交流，特别是与日本专家的交流，他们在饲料中应用中草药给他有很大的启发。于是，他把传统的中草药与自己几十年的养殖经验以及外来的先进技术都融合在他的配方里。优质的原材料，自己研究的配方，自己加工的饲料，饲料品质好，又经过发酵，有一股香酸的味道，生猪喜欢吃，于是，长出来的猪肉也有特别的肉香味了。

吃了中草药饲料的猪，那个猪肉做的排骨汤、红烧肉又鲜又香，又嫩又肥，红烧肉即使冷了皮和精肉都不硬，人们所说的“老辰光”的肉，大概就是这个味道了。

美食

诗意锅贴

王妙瑞

欣赏煎锅贴的过程，是视觉和味觉结合的享受，闻的味道有时比吃还美妙。锅贴要蘸点米醋才好吃，二两不够，再加一两，美味渐入佳境，心里装满了对上海小吃的念想。

几十年前虹口舟山路上有一长排马路饮食店，做锅贴的师傅40来岁，腰间系一块白围单，做的锅贴比提篮桥的摊头好吃。一两锅贴一角钱。读中学时，我偶尔会得到父亲给的2角零用钱，除了买学习用品外，省下一角钱去吃锅贴。在记不清的岁月中吃过多少次锅贴忘了，却记住了它的焦香和鲜美之味。后来成了家搬到杨浦区长阳路，我还是喜欢到舟山路吃锅贴。再后来搬到普陀区曹杨路，想起要吃锅贴，就骑脚踏车先到曹家渡，坐13路电车乘到唐山路，弯到舟山路吃锅贴。那时没有地铁，来回要花2个多钟头。在城市改造中，舟山路的马路饮食店拆除了，从此我吃不到自己最青睐的鲜肉锅贴了。

现在每当路过卖锅贴的小店或摊点，品尝下来总觉得味道不如从前。10多年前我还在上班，到龙华路百联党校办班，4号线下来经过东安路，有一家“锅贴大王”的小店，买了二两品尝名副其实，吃出了我向往的老味道。有太多卖锅贴的小店做不好锅贴。生煎和锅贴是一只平底锅里的伙伴，在上海一起生存延续了近百年。其中锅贴没有一家做成老字号。生煎倒有著名的大壶春，原来在汉口路四川路转弯角子上，26路电车终点站。我工作的单位距离大壶春仅几百米。不过我常常舍近求远，跑到中央商场沙市路食摊去吃锅贴。后来因动迁大壶春搬走了。据说牌子还在，但名气没有老早响了。小吃市场黑马“小杨生煎”，开出了不少连锁店，连上海最顶级的环球港也有其门店。锅贴落在后面，至今没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更谈不上连锁经营了。

其实各种小吃在上海人心目中都有一定地位。前提是要弘扬传统，加上创新，越做越好，用地道的口味来吸粉百姓。这个发展空间很大。当下夜市经济蓬勃兴起，小吃无疑受到欢迎。搞直播带货，除了口才，关键货要价廉物美。我先后买了4盒鸡子饼。又到王家沙吃两面黄，去沈大成尝条头糕，国际饭店买蝴蝶酥。一帮退休朋友也三五成群，铆牢蟹壳黄、葱油饼、开口笑、大雪藏、拿破仑、沙琪玛等名小吃逛马路，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最近看到西坡的锅贴文章。刘笑冰等文友擅长写诗，说要为历史悠久的锅贴“诗意”一下，争取更多的吃客。于是如梦令词牌“锅贴”赛诗会收到9篇佳作。老胡的头两句“如月如舟如耳，亦素亦荤亦美”，一下子吸引了我的视线。而老吴的想象更加气势恢宏：“黄海玉度争舟，鼎沸涛声如鼓。渐渐味香舒，松脆嫩鲜丰卤。丰卤、丰卤，馋煞万家千户。”

我相约了3个好友，走进一家锅贴小店，每人二两先吃起来。这次真的吃出了美好诗意：寻味鼎中晶皎，琼玉月眉青袅。炙浪烩鲜滋，酥面千金妖娆。

七夕会

夜光杯